

紙頁上的海浪

觀察新語

童心

在通訊抹平了距離的時代，明信片成了一種古老的隱喻——方寸之間，為我們的靈魂扣留一段具象的時光。

去年秋天，在廈門那一陣夾雜着腥鹹的海風裏，一角被老榕樹遮蔽的舊書店。門前立着鏽跡斑斑的金屬旋轉架，隨風發出微弱而沙啞的金屬摩擦聲。架子上擺放着大大小小的卡片，色彩鮮亮奪目：日光岩下的紅磚屋頂、避風塢裏的廢棄木船、白鴿劃破天際的剪影……我忍不住伸出手指摩挲着。

那些質地不一的明信片與指尖親密接觸的瞬間，我分明感受到它們飽吸着海風的呼吸，每一寸肌理都有親吻的溫度。

一個戴草帽的女孩佇立在一旁的木桌前，我站在半步開外的陰影裏，屏息凝神，目擊着這場屬於她的微型儀式。「咔嚓」，筆帽拔開。她左手拇指按緊卡片邊緣，右手捏緊筆桿。她在猶豫。下一秒，沙沙，沙沙，筆鋒刮擦紙面，乾脆緊湊。蔚藍墨水順着粗糙纖維微小地暈開，將一個遠方的名字與地址烙印上去。那不只是一個坐標，更是將此刻的自己剪裁，寄遞給另一個靈魂。她微不可察地吐出一口氣，指尖蘸了水棉，精準貼上郵票，用拇指重重按壓，旋轉揉壓了整整3秒。

我站在架前，手指一遍遍撫過印有海浪的紙角。心跳紊亂。我不懂該把這片海寫給誰，更不知如何將浩蕩的海風壓縮進方寸空白。我終究沒有拔開筆帽。悄悄地把卡片原封不動地放回原處。

那次廈門之旅，我帶走了吸飽鹽分的濕透衣角與洶湧濤聲，卻將那份觀望過後的好奇與遺憾，像一枚乾癟的種子，埋進了時間的縫隙。我們是否都曾如此？手握最真摯的言語，卻因找不到可以交付的對象，最終任由它在歲月中沉默退場，這便是遺憾。

他鄉港聲

梁家僊

文旅部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

信而有征

劉征

因為工作的緣故，最近幾年我經常要往返於上海和武漢。然後，很多習慣就被迫中斷了。這種感覺很奇怪，就好像你有兩個人生，當你每次重整旗鼓，決定做一件事的時候，你就會想到這件事或許做不下去，因為下周，至多下下周，你就不得不離開此地去過一種新的生活。於是，一種重新開始的決心，或者說，有一件讓你感到興奮的決定就會被延遲，因為還沒開始，它已經中斷了，這就是四處奔波的壞處。它與某一個長途旅行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儀式性的，一切都不同，並期盼一切都不同。後者卻是日常性的，這種日常以雙重日常的非常規性造就了一種矛盾，令你的生活多了許多煩瑣。

通過幻想來創造一個新的開始這件事所能帶來的快感因而大為降低，那裏已經有一個外在的開始周而復始，但在這並非真正的開始，實際上，它讓開始不再是一個開始，變成了一個重複的行動。說起行動，常聽人說行動創造未來，實際上，倒不見得，大多數時候，行動的機械性遠超

粵劇新編 周處出色

窗常開

潘明珠

粵劇前輩阮兆輝常鼓勵及培養後進，貢獻很多，之前我看過他與青年花旦梁心怡演出的《文姬歸漢》，是以花旦為主的戲，他作綠葉扶持，非常精彩。

近日收到梁心怡的訊息，她演而優則編，將著名的經典民間傳奇故事創新寫成粵劇《周處》，我以充滿期待和支持的心去觀看，真是一齣好戲。

為推廣粵劇，除了演出戲寶之外，編寫新劇，可帶來新意，亦切合時代，早前看過前輩江慧芬為兒童寫的新粵劇，融入外星探索的情節，正切合童心和時代。今看新粵劇《周處》，情節鋪排完整，講述年輕小伙子周處，他身材魁梧，在村鎮橫行霸道，鄉里說他比南山虎、水中巨蛟為害更深，人人覺得周處是第三害，比樹林猛虎、深海蛟龍更有殺傷力。全鄉鎮人民把此三「禽獸」並稱「三害」，童叟有歌謠吐心聲，唱到街知巷聞，特意給周處聽見……

周處這孤兒本性善良、心思簡單，望能成眾人英雄，人死留名，逆料行差踏錯入歧途，聽到歌曲詞中含意，啟悟他痛定思痛改過，遂下決心殺虎斬蛟龍。他與蛟龍搏鬥打足三日三夜無音訊，村民以為周處死了就慶祝；忽見周處從海裏活着走出來，他已經殺虎斬蛟龍，為民除大害，而且重新

做人，群眾歡呼「三害皆除」。

這粵劇戲服亮麗，扮相造型吸引，演出周處的黎耀威扮相神似，眼神有傲氣，笑容帶少年人的天真，唱功出色，令人看得投入。舞台前後藝高了得，虎度門無論演單挑或群戲，不論唱詞，拋髮、關目、蓮步至翻觔斗比武金箭銀槍，武打場面熱鬧，不在此劇透了。難得此經典中國民間故事能以粵劇藝術代代傳承，它不但主美好，劇中周處又能躬身自省改過向善，他知錯能改真君子。這小子有能耐、高質素、有智慧，傳遞正向價值觀。有好演員、好劇本，富創意，我認為此粵劇非常精彩，若能加以傳揚，定可發揮巨大影響力。

期望該好劇能安排在大灣區巡演，到時我會帶讀書會青少年一齊捧場，因為他們是未來的棟樑，要改進世界一定要由小種子入手。衷心祝願馬到功成，這文化美事得以達成。



●梁心怡演而優則編。作者供圖

客聚

潘國森

對《功夫女足》的負面批評有過多重複舊橋段和抄襲其他經典等等，重現經典場景有時會被拔高到對前作的「致敬」。港產國際巨星成龍的一些作品重現默片時代動作喜劇大師巴斯特基頓（Buster Keaton, 1895年至1966年）許多不用替身的驚險動作場面。沒有看過基頓作品的影迷，未必會知道成龍曾經一再「致敬」（或抄襲）。

有內地影迷以為《功夫女足》「師叔公」自燒腳毛是向《西遊記之月光寶盒》菩提老祖火燒手「致敬」。香港影迷當知學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半斤八兩》。許冠文要煮雞，客廳播放電視烹飪節目，自己在廚房邊聽邊學，許冠英和許冠傑卻轉了台看健身體操。許冠文並不知情，便有給宰好了的光雞按摩的惹笑橋段。

《功夫》裏面包租婆帶了一口巨鐘去找火雲邪神決鬥，一掌打爛鐘蓋，拿筒形鐘身當「喇叭筒」用，讓獅吼功的殺傷力更為集中。這個畫面我們老香港都知套用了1965年經典粵語片《六指琴魔》中，華山派烈火祖師用音波功與琴魔的八龍天音對決。

那麼《功夫女足》又有什麼教育意義？「踢球就是為了踢球」是其一。還有是「師太」運籌帷幄，決勝千里，預早吩咐「師叔公」千方百計幫助球員克服心理上的短板。須知運動

競技的勝負，除了實力之外，還有靠心態。

筆者親眼見證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健兒重返國際運動競技舞台的許多挫折，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男子跳高名將朱建華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前一年狀態巔峰，連續3次打破世界紀錄，卻在最重要的奧運會失利，以2.31米成績屈居第三，比他剛破紀錄的2.39米差了0.08米之多。那個年頭中國太過需要這一枚奧運金牌來提振士氣，有登頂實力的健將卻頂不住壓力。

最無法忘記是男子舉重國手何灼強在1988年漢城奧運表現出的不安，呼吸粗重，滿臉恐懼。他在比賽生涯中十次打破世界紀錄，1986年和1990年